

---

## 探尋經濟之道

### 《漫談中國文化——金融·企業·國學》學習筆記

文 / 鄧國華

南懷瑾先生在《漫談中國文化——金融·企業·國學》一書中指出，經濟學原本是經綸濟世之學，是大政治家、大文化家應該有的學問<sup>[1]</sup>。中國自古以來有文史不分、文政不分、文哲不分的傳統。此書中提及的重要的經濟經典著作，包括《管子》、《貨殖列傳》、《平准書》、《食貨志》、《鹽鐵論》等，都是歷史典籍。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思想與歷史是分不開的。

近現代以來，西學東漸，日本人學習西方的分科之學，把管理財經的問題叫經濟。這樣就把「經濟」原本的含義狹義化了。中國人沿襲了日本人的說法，把管理財經的學問叫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是不是科學尚有爭論，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它研究問題所用的方法，是科學所用的、分析的方法。這樣的方法就導致了現代經濟學眾多的問題。南先生指出：「我說世界上的經濟學家，歐美的經濟學家，是強盜的經濟學家，都是為一個國家、一個觀點，寫了許多經濟學的

書。你們學經濟的不要亂跟他們。從《原富論》開始，通通不對。沒有一個學者研究全體人類的經濟學，馬克思有一點像，還不完全，他在那個時代還看不清楚。任何一個學問，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土話，叫做『麻子上臺階』，一個麻子上了臺階，群眾觀點，個人看一點。整個麻子臉，哪個洞在哪裡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經濟學都是這樣。實際做國際大生意的，影響了整個世界，他們對全人類是怎麼個影響法，今天乃至以後的全人類，究竟應該怎麼樣生存生活，沒有人研究，這是很嚴重的大問題。」這樣的批評是非常中肯的。

西方經濟學理論派別眾多，名目繁雜。從亞當斯密開始，產生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等，其中又包括李嘉圖學派、邊際效用學派、數理學派、奧地利學派、劍橋學派（新古典學派）、新奧地利學派、供給學派、芝加哥學派、新劍橋學派、福利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等。典型的代表人物有亞當斯密、李嘉圖、凱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等。由這些理論和學派「逐漸演化出了一個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為分野和主要構架的當代經濟學體系。而當代經濟學核心體系的核心，就是主流的新古典綜合派。」「現代經

濟學，或者說現代經濟學的教科書體系，是與世界各國所普遍採用的市場經濟運作體系、現代公司制度、國民收入統計制度、金融、外貿、匯率體系連在一起的，是人們認識、解釋和試圖理解當代市場經濟制度運行的一種理論體系。」「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大學裡的經濟學院所教的經濟學，以及我們現在國內大學經濟學院裡所教的經濟學，就是這種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為體系的經濟學理論。」[2]

這個理論體系存在重大問題和缺陷。二〇〇八年金融風暴之後，面對現實世界錯綜複雜的經濟難題，面對中國經濟模式的成功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衰落和危機，許多經濟學家都認識到，當代的經濟學不能充分認識和解釋現實世界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則，也不能預測乃至消除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原因究竟在哪裡？

經濟學的「科學化」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韋森先生說：「當代經濟學的主流趨勢是，按照一些基本假設，去推導人們或企業的微觀行為，推導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尤其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來，經濟學越來越數學化，導致百分之八十以上乃至絕大部分經濟學論文只求邏輯上自洽、數理上嚴密和數學模型優美，經濟學論文成為經濟學人內部互

相欣賞、只供少數同行和專業小圈子內部互相討論而與現實經濟運行已經沒有多少關係的一種『mental games』。這種發展趨勢也使經濟學家變得越來越『理性的自負』，認為通過一些建立在人的基本行為的公理化的假定基礎上的數理推導，就可以證明人類各種社會的經濟運行的必然的和決定性的結果。」[2] 數學是科學的基礎，沒有數學就沒有現代科學。定性都不算科學，只有定量的才算得上科學。在一個科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經濟學追求數學化就不足為奇了。有人說，現在搞經濟學研究，如果不建模型，沒有數學公式和推導，就是要流氓。這樣的追求和認識，是對科學所用的分析的方法缺乏全面的認知所導致的，陷入了「科學主義」的泥坑。方東美先生指出：科學的精蘊不在其結果，而在其方法，主要表現在採用詳密的歸納法和數理演繹法。[3] 吳國盛先生把現代科學的主流稱之為數理實驗科學。[4] 採用數學模型處理問題的好處是：因果關係非常明確，結論非常邏輯，結果非常精細，可操作性非常好。但很多人忘記了應用數學模型的前提是需要一些基本假設的。這些基本假設是從哪裡來的？它們既不能用數學推導出來，也不能實證，就像牛頓第一定律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經驗定律一樣，它們

是「假的」，是「先驗的」。<sup>[4]</sup>用這些假設來構建數學模型的过程，實質上是把豐富多彩、紛繁蕪雜、萬類參差的真實世界抽象化的过程，是化繁為簡的过程，是把複雜體系分析（分割）成孤立體系的過程，也就是所謂「還原」的過程。但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社會、國家和天下的經濟行為與規律，是一個巨型的複雜系統。思想指導行動，人的心理狀態、思想觀念是變幻莫測、難以捉摸的，隨著時空的轉換而變化。基於幾個基本的假定來量化人的思想和行為，這是很難做到的。即便假設成立，其推論也有邊界條件的限制，即孤立系統裡成立的結論，如果突破邊界條件，應用到孤立系統之外，這個正確的結論也會變成謬誤。<sup>[3]</sup>但不少經濟學家常常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點。這就是「理性的自負」。不是不要數學，不要數字，而是採集什麼樣的數字，怎樣建模，如何運算，如何說明數字在真實世界中的意義，都是人自己設計的。不同的假設、不同的邊界條件，結論自然就不一樣。這樣就無怪乎不同經濟學流派的觀點經常相互衝突了。明白了這些道理，就不難理解南先生說的經濟學是「麻子上臺階」，「整個麻子臉，哪個洞在哪裡都搞不清楚」，分析的、還原論的思想方法不能替代整體性思維。

亞當斯密的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強調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更進一步，主張徹底私有化、完全自由化、絕對市場化，將政府干預完全從經濟生活中清除出去。凱恩斯主義則反其道而行之，主張政府干預，進行宏觀調控，用「看得見的手」調控經濟的發展，控制市場秩序，保證經濟健康穩定增長。凱恩斯和哈耶克生前就相互批判，都認為自己手握真理，對方是錯誤的。究竟誰是對的呢？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爭論。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理性經濟人」假設，與之相應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原理」。其基本內容是說，人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是自私的，每一個人都會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通過「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卻可以很自然地增進公共利益，經濟能自然地達到均衡。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但也只是「麻子臉上的一個洞」，這個洞很清楚，整個臉就不一定清楚了。《貨殖列傳》中有司馬遷的名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兩千年前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明白了亞當斯密的假設，但相應的對策卻不是單一的完全放任不管。南先生在書裡說，司馬遷的治世理想是老子的「無為之治」、「安居樂

業」。實現這個理想的方法，司馬遷如是說：「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太史公」的方法是順勢而為、因勢引導、教誨約束，最下等的是與之爭奪，絕不是只依靠放任自由的市場競爭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人心不齊，萬類參差，「看不見的手」時常失靈。近現代的歷史證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競爭會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危機時常爆發。《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所以政治經濟的政策，還是要「替天行道」，平均財富，要干預、調節市場，節制資本。簡單地放任市場競爭、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成了等而下之的鼓勵自私、鼓勵爭奪，結果一定天下大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就用詳細的統計資料證明，資本的回報率遠高於經濟增長，少數人佔有了太多的財富，引發了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為此，他建議全球徵收資本稅，以遏制不平等的擴大。但因為他的理論運用了整體主義方法

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前古典經濟學式的，算不上真正的經濟學，不科學。

凱恩斯「看得見的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得到了廣泛應用，幫助西方工業化國家克服了經濟危機，實現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經濟繁榮。但隨後出現的「滯脹」問題（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高，而經濟增長率卻很低）說明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哈耶克著有《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極力反對凱恩斯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他的理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得到了美國和英國的重視並付諸實施。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瓦解，計劃經濟宣告失敗，新自由主義受到追捧，有人就此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了，不會再有更好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學產生了。但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卻沒能挽救俄羅斯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崩潰的命運。時至今日，美歐經濟衰落，而中國卻保持了經濟的強勁增長。經濟學理論趕不上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中國的發展模式值得理論總結的很多。這些事實都證明，「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不可能單打一地解決現實經濟世界的重重問題。審時度勢，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手段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哈耶克雖然主張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但他對市場有著很清醒的認識。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哈耶克在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知識的僭妄」（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中指出：「市場，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現象，它取決於眾多個人的行為，對決定這一個過程之結果的所有情況，幾乎永遠不可能進行充分的了解或計算。我得承認，我更喜歡『雖不完美但正確』的知識，即便它留下許多無法確定和預測的事情，而不是那種『貌似精確但很可能錯誤』的知識。……社會科學同生物學差不多，但和大多數自然科學不同，它必須處理的是本質複雜的結構。也就是說，它所處理的結構，只能用包含著較多變量的模式加以說明。」

著名學者王小東指出：「社會科學的許多理論，特別是哲學層次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有時代針對性的，脫離了這些理論的時代針對性，脫離了這些理論當時所針對的具體問題，當今的絕大多數哲學層次的社會科學理論要麼是一些完全正確，往往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有中國、希臘或印度的哲人提出過，我們運用時必須注意針對性的大原則；要麼是偏執的謬誤。……哈耶克的最具代表性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那個時代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時

候的西方，特別是知識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有制喊得山響。就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後的一年，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英國工黨在下院取得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絕對多數。要知道，英國工黨是把國有制（stateownership）寫進了黨章的。……哈耶克超越同時代人，看出了計劃經濟內在的巨大弊病，深刻地指出了一旦出現一個壟斷了我們經濟命脈的權威，我們就再無自由可言了，因此，這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這確實是非常偉大的。除此之外，他也由當時這個非常實在的問題而闡發了一些保衛自由的大原則，這也很了不起。但我們不應忘記，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與他當時的世界已經有了極大的不同，他當時所針對的那些敵人——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他當時所擔心的情況——西方國家倒向計劃經濟，並走上極權主義道路——也並沒有發生；他所駁斥的思想——由政府統治經濟來實現平等——也已十分微弱。現在的危險恰恰是在另一個方向上的，即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中下階層的權利完全被忽視，政治權力和知識份子都成為壟斷資本的奴僕。處於這樣一個時代，如果哈耶克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哲人，他在今天寫《通往奴役之路》這樣一個題目時，雖然大原則，即

防止出現一個壟斷我們經濟命脈（或者乾脆說就是命脈）的權威，很可能不變，但恰恰是為了維護這個大原則，他所針對的敵人、所擔心的情況、所駁斥的思想恐怕都會大大改變。……哈耶克的那個時代，從世界範圍看，對於經濟命脈形成壟斷最嚴重的莫過於計劃經濟（但就在那個時代，美國也沒忘了對於所謂『自然壟斷』的打擊，這絕對是美國的長處，而不是糊塗），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於經濟命脈形成壟斷，對於自由產生嚴重威脅的，恐怕是與政治權力結合的私人資本。學習哈耶克而對此毫無警惕，就實在是辜負了哈耶克的一片苦心了。」「凱恩斯思想的某些部分後來也失去了時代針對性，並受到走向極端的濫用，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確實應該為政府濫發鈔票造成通貨膨脹負一定的責任，故此人們又對凱恩斯主義進行了反思，哈耶克也應運而起。但我認為，時至今日，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仍可說是處於凱恩斯時代，雖然做了某些調整，但西方國家政府仍在干預經濟，用的也還是凱恩斯那幾招，只不過用起來更小心了。」[5] 王小東先生在微博裡說：「如果只講經濟學這門學問，我這麼多年體會下來，它還就是一門文科學問。數理經濟學的用處沒這麼大，包括計量經濟學。我恰恰認為，經濟學中最重要

學問是經濟史，從前人應對他們那個時代的經濟問題的實踐中學習。經濟史其實是有意思的，但是不一定能掙錢。」

南先生帶領企業家們讀《貨殖列傳》，剖析歷史上經濟成敗得失的經驗與事實，是在提醒學者們注意我們自己老祖宗在歷史著作中留下來的寶貴經濟思想，吸取古人的智慧。從近期發表的國內文獻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日益受到經濟學界的重視。這種對歷史的關注、對人文的關切，應該是南先生樂意見到的。

南先生更為關注的還是「今天乃至以後的全人類，究竟應該怎麼樣生存生活」的大問題。這才是真正的經綸濟世之學所應關注的大問題。現在整個人類都生活在追求經濟增長的癖好中，科技的發展使人們對物質的享用更加便利。無休止地追求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物質享受，正在耗盡地球的壽命。人口數量越來越多，消耗的資源越來越巨大，以石油和煤為主的化石能源很快會消耗殆盡，而新的能源開發並未取得大的突破，很難說人類如此下去會有美好的前途。而人為了追求這些，也處在身心不安和恐懼中，很難說是幸福的。造成這一切的背後是人類無盡的欲望。無論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還是司馬遷的「熙熙攘攘」，亦或老子的「天道」

與「人道」，都是從人的思想、行為出發的。所以經濟問題最後還是要歸結到人文思想問題，還是人心的問題、人性的問題。張尚德老師總結了人類的十二大問題，指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在於重建唯識哲學。<sup>[6]</sup>唯識的目的在於徹底瞭解自己、轉識成智。只有徹底瞭解自己之後，才能正確處理自己與自己、自己與他人、自己與天地宇宙的關係，才能與一切的一切和諧地統一在一起，在一切中又超越一切，此即禪也。信哉斯言！如此的文化鐵路建設，通向各個國家與族群，共建真善美的地球家園，當不負南懷瑾先生的大願矣！

#### 參考文獻：

- [1] 南懷瑾，漫談中國文化——金融·企業·國學，東方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 [2] 韋森，中國理論經濟學的現狀與問題，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7卷第26期，P5~12。
- [3]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全二冊），中華書局，2012年6月北京第一版。
- [4] 吳國盛，什麼是科學，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
- [5] 王小東，哈耶克及哈耶克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00年

7月，P16~19。

[6]張尚德，全面解決人類社會問題在重建印度的唯識哲學，張尚德演講集（上），達摩出版社，2009年第1版。

### 尚德讀後：

中國現在的經濟，最重要的是在脫貧且追求全民皆富中，抵擋住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侵奪。所以，以經濟至上的維穩和維穩至上的經濟，極為重要。

在這裡面，涉及到經濟在「各方面」宏觀與微觀的調控。這麼一個大國，十三多億人口，傳統和現實世界環境是如此如此，領導者非常不容易和辛苦也。你身為大學化工教授，深知南老師關懷國計民生，學佛者本來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

閣下的存心，可喜也。

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